

本草綱目

明 李時珍撰

(一)

前
初
印
書
館

明 李時珍撰

本草綱目
(第一冊)

商務印書館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本書係用我館一九三〇年出版「萬有文庫」版本印行。原裝分訂三十冊，每冊頁碼，各自起迄。現將所附「本草拾遺」部分刪去，合訂六冊，頁碼照舊，另附四角號碼索引，以備查檢。

本 草 綱 目

(全六冊)

明 李時珍撰

★版權所有★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上海河南中路二一一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五號)

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

洪 興 印 刷 所 印 刷

上海山海關路四〇六弄二〇號

(64424)

1930年2月初版
印數 1—8,500

1954年12月重印(上海第一次印)
定價 羊64,000

本草綱目目錄

第一冊

序例

總目

百病主治藥目錄

藥品總目

圖卷上

圖卷中

圖卷下

第二冊

卷一

序例上

本草綱目目錄

卷二

序例下

卷三上

百病主治藥上

卷三下

百病主治藥上

卷四上

百病主治藥下

卷四中

百病主治藥下

卷四下

百病主治藥下

卷五

水部

卷六

火部

卷七

土部

第三册

卷八

金石部

卷九

金石部

卷十

金石部

卷十一

金石部

卷十二上

草部

卷十二下

草部

卷十三

草部

卷十四

草部

卷十五

草部

卷十六

草部

第四册

卷十七

草部

卷十八

草部

卷十九

草部

卷二十

草部

卷二十一

草部

卷二十二

穀部

卷二十三

本草綱目 目錄

穀部

卷二十四

穀部

卷二十五

穀部

卷二十六

菜部

卷二十七

菜部

第五册

卷二十八

菜部

卷二十九

果部

卷三十

果部

卷三十一

果部

卷三十二

果部

卷三十三

果部

卷三十四

木部

卷三十五

木部

卷三十六

木部

卷三十七

木部

卷三十八

器部

卷三十九

蟲部

卷四十

蟲部

第六册

第四十一

蟲部

卷四十二

蟲部

卷四十三

鱗部

卷四十四

鱗部

卷四十五

介部

卷四十六

介部

卷四十七

禽部

卷四十八

禽部

卷四十九

禽部

卷五十

本草綱目 目錄

獸部

卷五十一

獸部

卷五十二

人部

附錄

奇經八脈考

脈訣考證

瀕湖脈學

四角號碼索引

重訂本草綱目序

古之學者始格物。物有形有質有氣味。紛然犂然。不格無以致吾知也。形有特有叢。有蔓有歧。有苞有莢。質有草木金石鳥獸鱗介。氣有升降補瀉寒熱。味有甘苦辛酸。神農品嘗之。明哲既以爲本草。後賢乃分南北道地。原本山川。辨其厚薄清濁之異。以推致所知。蘇恭蘇頌諸賢。以逮繆氏汪氏。各盡其精神心思。益擴所見。吾以爲大觀本草之外。必推瀕湖爲集大成。寓居金陵。嘗脩合藥。裹贈貧乏。及鄉僻乏醫之區。又持方書俵散。以盡吾心。近以侍養老親。益留心方術。病坊刻瀕湖本草之。因仍訛誤。爰重爲鏤板。經文集解之舛午者。據依古書。檢覈善本。植物圖大半本之。吳君申甫所編植物圖考。藥之產於茅蔣者。亦採擇仿寫。餘悉宗原本而精撫焉。經始於癸未八月。迄乙酉五月。閱二歲。糜工數萬。乃克蒞事。其校理訛誤。監督劓劓。命兒子席珍士瑜士珩分任之。商榷方劑。區別品彙。醫士王君鏡堂之力爲多。參以鍾君受白。而經紀其事。始終不懈者。則范君靜存也。此外如田君撰異。曹君晴峯。熊君仲山。翁君鐵梅。党君幼雲。張君貫之。程君達三。陳君振遠。許君功甫。朱君藻臣。或參校讐。或司綜核。或職圖繪。謹備書之。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此之謂歟。雖然。因方以檢藥。可也。謂所載方果足治病。不可也。夫病有外感六淫。內因七情。疑似之差。毫釐千里。旣失古人處劑之意。又以害民而議古書。是在善讀者變化神明。庶不失吾重訂之

張刊本草綱目自序

本草一書。撰自軒皇。種別三十六。分爲三品。與內經素問諸書。並爲世寶。梁陶通明增藥一倍。隨品附入。唐宋重脩。各有增附。此歷季之舊本也。其編葺爲綱目者。自明萬歷初年。楚黃李東璧集諸家爲大成。一刊於金陵。胡氏一刊於豫章。藩司自金石草木禽獸蟲魚器物菜果。以及人身膚髮垢膩。通列一十六部。爲綱六十類。爲目。使溫涼燥溼補瀉宜忌。無微不錄。誠爲濟世要編。較諸爾雅蟲魚之筆。稽含草木之狀。功用不啻霄壤。惜乎兵燹屢經。藩司藏板。遂成灰燼。王弇州所稱。如入金谷園。種色奪目。登龍君宮。寶藏悉陳。對冰壺玉鑑。毛髮可指數者。竟歸咸陽一炬。寧無惋惜。余奉命撫江。見城郭丘墟。瘡痍滿目。惻然念之。夫金湯不固。失在榮衛。元元未起。患在腹心。闐闐未寧。病在肢體。余甫下車。卽築城繕隍。建營置衛。清業還民。爲根本重計。蓋疆域旣先。文獻亦不敢稍後。故整白鹿祀典。而置生徒之贍田。閱誌乘簡編。而理版籍之殘缺。求綱目一書。僅存其名矣。爰稽江右藩臬二司所藏舊鏤書。百有餘種。俱關經世大業。今盡化爲烏有。又時值歲祲。湖東西尤切軫念。媿乏勾漏之砂。安能盡人力以補天工。卽今庾嶺虔州疫癘。洊臻。余署隣玉隆仙井。又安能借旌陽一匕水。以蘇此一方民乎。海內青囊肘後。不少概見。醫不識方。藥不諳性。任意妄投。猶方鑿而圓柄。是綱目之侵梓。更有不容後于諸經籍者。公餘簡原本而特加訂正。壽之

梨棗次第行之。使藥石有備。而災眚無虞。庶幾不至緩其所急也。夫金匱石室。補忘拾遺。匪異人任。倘獲以是書進之。講筵以備睿覽。使君臣佐使之用。藉鹽梅之鼎以調。五味皆和。三法互效。養元氣于周身。付大還于庶衆。以充先聖王立言之妙。而闡明東璧氏一片苦心於天下後世。使醫俗者卽以醫國。壽國者卽以壽民。奚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與三百篇並傳哉。

順治丁酉長至日。撫江使者三韓張朝璘題。

張刊本草綱目黎序

昔人有言曰。宰相變理陰陽。此何謂也。此謂人之所患乎陰陽者不少矣。而宰相之所以應體元之心。而下盡調元之術者。亦不多矣。九洛之事。蓋無一非王事也。乃前而期之。至於五行。卻而期之。至于福極。惟五行不能皆順。而無違。故斯人不能皆福。而無極。而一遇疾病。天札之數。有難盡諉諸自然。則吉凶同患之者。又思所以救之。醫是已。醫之法。昉于黃帝。而醫之具。實詳於神農。是總在三皇如春之世。伏羲畫卦以明陰陽之後。聖人之制作。卽未有或加于本草者。可見其周物之智。莫精。而前民之用。莫博焉也。自神農本草爲經。則李當之陶弘景。蘇恭孟詵。唐慎微諸家爲傳。而最後乃有萬歷年間。蘄州李時珍所著本草綱目。蓋庶幾乎集成焉。於是江西刻之。而海內傳之。且名之江西本草。而特貴重之。垂五十年矣。不意其爲烏有也。豈醫藥亦在雜燒哉。大中丞溫如張公。來撫茲土。正當凋殘之餘。獨盛起廢之業。故以制器尙象。而稽之于日用飲食之外。則有如大壯之宮室也。豫之重門也。渙之舟楫也。隨之馬。睽之弓。夬之書契。而乾坤之衣裳也。莫不取也。夫何所取諸。取諸其無病我人而已矣。酉之歲晚。天災流行。鬼祟越嶺。循章貢水而下。民以大駭。公爲之致精誠。勤禱祀。祈免得免矣。而又有所進求。度公之意。豈不曰。祝由者。醫之一端。而非其全乎。從祝則以人而接天。從醫則以人而代天。從本草則用人而正所以用天。是故十

三卦之物無得而肖之。而六十四卦三百六十日之物舉得而品之。此神農氏所以爲尙。亦不可謂作綱目者之非其功臣也。公購得初本別本。並付諸專家精其讐校。爰授梓人既告究矣。而後乃屬小子寬爲辭寬何辭哉。第憶寬他日文戰不利時。頗肄業于此。而未窺其奧也。學治病而不能。則謂身非調元之人耳。及歷禍亂。膺疾痛。索治病者而不得。則又日望世有調元之人。而疑其時之未至耳。今公誠其人也。公爲此書。誠其時也。似公之所以幸寬也。而公獨幸寬已哉。蓋嘗試論之。十年反覆之治。其道無不出于死人。公今日和平之治。其道無不出于生人。道出于死人。則近死不救。亦有不仁者之無爲。道出於生人。則之死致生。亦有仁者之學問。故醫者黃炎二帝共之。黃有醫法。而不耑醫功。其言可以爲治。未可以爲仁。炎無醫名。而謹醫具。其言可以爲仁。復可以爲治。公之所爲。先本草而後靈素也。厥旨甚深。而今天子御極。十有五年矣。召祥止殺。無不用之。信乎其能脩體元之職也。其衷公也。亦以爲無芻狗我萬民。則茲書未有不入之輜軒而入之睿覽者。而公之所以幸天下。又豈其微哉。且天下將不以爲李氏之書。而直以爲公之書矣。公好是書也。夫亦若己有之焉。以此而知燮理陰陽。必非驕吝之宰相所得與。而百官本草雖不盡燭忿合歡。亦宜有以衷其熱寒和其畏惡也。南昌黎元寬題。

張刊本草綱目李序

易有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然天地無心而成化。顯仁藏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心而無爲。必裁成輔相。以左右斯民。而後得與天地同功。若是者何也。生民有欲。耳目口鼻動于內。聲色臭味引于外。欲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欲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卽欲不識。不知以順帝之則。無如其爲顛爲蹶。大惑易性。故聖人劑之以藥餌。而使得終其天年。憂之也深。思之也切。慮之也長。其聰明睿知。旣足以照人之肝膽腎腸。而見垣一方。其沈潛高朗。又足以沁物之魂魄精營。而深入其朕。所謂通神明而類萬物。範圍曲成。以盡參贊之能事。莫如醫之一法。在昔伏羲氏。仰觀俯察。近取遠求。肖物畫卦。此卽伏羲氏之藥矣。而古史稱伏羲之后爲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鼈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濟滔水。是天地可醫。亦猶女媧氏之藥也。至于神農制頰鞭。鞭草木而嘗之。蓋嘗一日遇七十二毒。不憚其勞。若軒轅乃作內經。素問靈樞。令其臣佐岐伯雷公鬼臾區輩。更相詰難。審脈察俞。定爲鍼灸。是古帝皆能醫法。而本草特其醫具。本草三卷書尙矣。歷漢晉唐宋之諸以醫名家。若兼于仙學。葛洪陶弘景孫思邈之流。莫不有綴緝增上。蓋於醫道深。卽于仙道近矣。然未有蘄陽李時珍後起之全臚列而別爲綱目者。綱目是朱子所以記今古法春秋者也。書昉其意。兼總而條貫之。物從其區。事追其朔。故足述焉。睿歸自

維揚幽憂之病發于素無病之人。亟欲得本草而讀之。治有名醫蕭濟川者。來言撫臺司馬溫如張老先生業有鑄矣。古之人乎。于此言已。睿時粗畢爲人子之事。未得聞衛生之經。急取原本視之。無有越二日。友人黎左巖以本草來。其論本草與靈素稍稍異。似有微詞。而予乃欲合而言之。何也。本草如六官。靈素卽其馭官者矣。本草如六經。靈素卽其傳經者矣。本草如五兵。靈素卽其將兵者矣。聖人之道一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和會。疾病不生。以陽入陰。以陰入陽。藥不諳其性情。草木固能致災。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此予所以專其責于用本草者乎。然非獨黃之能用炎。而炎之能用義也。帝曰猶病。王曰如傷。其道亦莫不由此。朱震亨三代而下之醫也。其與門人論太極。則嘗取陰陽造化之精微。與醫相出入者。明之。又曰。是以道相告。非徒醫也。蓋言術而異同者有矣。言道而豈有異同者乎。且先生昨年于虔南之疫。用巫也。而未用醫。先生以爲今之醫恐無異于今之巫耳。巫在牀下。呼呵鬼神。紛如。醫入閭閻。投湯劑。亦紛如。天下事之病于紛如者。有幾。古之上醫。惟用一物。氣純而功速。今之人以情度病。如獵兔廣野。處處置蹄。多其物以幸其功。天下人之多其物以幸功者。又有幾。本草之方。右單而左複。先生將著焉。以起民病。抑以立世教已。雖然。君臣之用。則不可得而廢也。以聖人在位。必有君而有臣。其治病亦爾爾。此卽大道之精微。性命之上理。亦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鬢者也。病而求醫。孝子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先生所由以是書而預之公之也。蓋語理而不盡。

于六經語治而不盡于六官。語兵而不盡于陰符也。是燮理陰陽之大經濟。合仁壽鄙天之區而盡調劑之。豈獨吾江右哉。余嘉先生有相之道。而大得古帝王之用心。乃不揣固陋。樂而爲之。敍論云爾。
順治十五年孟夏穀旦。通議大夫資治尹禮部左侍郎管禮部尚書事兼內翰林弘文院學士通家治弟李明睿拜撰。